鶴岡散筆 二

鶴岡散筆卷之二

豐山洪奭周成伯

古之著書者其高下大率有五等世之讀書者亦然太上明道以正德六經四書羣聖賢之言是也其次經世以致用聖人之經並乎是者也而歷代史乘禮樂兵刑之典籍亦與焉其次修辭以美觀其次稽物以洽聞文章之富未有尚于六經者也禹貢之山川詩之鳥獸草木禮樂之器械名數亦學者之所宜究心也雖然專以是而已則亦外且末矣又其下則小說瑣記遊談以破閒而已若滛媟之辭譎恠之談蕩人心志而惑人視聽則

名教之罪人也又不足以與于著書之數矣古之著書
者率有是五等其高與下固居可知矣緃讀書者言之
則又當先觀其用心苟其心在於反己而務實也則雖
小說瑣記亦有可以正德而致用者苟其心之泛泛而
無所主也則雖六經四書亦不過爲破閑而止矣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然閉目兀坐而惟放心之
是求則天資高者爲釋氏之坐禪道家之守神而已其
下者鮮不反崇其心疾古之君子居則有詩書簡策之
講動則有琴瑟射御之習正容謹節以制其外遏欲專
精以養其內未嘗無思也思必致乎一未嘗無事也事必

主乎一持之以久勿忘勿助如是而心不存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孔子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
又曰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心已不放矣又曰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皆是涵養也知此則可以不流乎異端矣知
此則亦可以無憂乎心疾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詩書簡策琴瑟射御皆道問學之事
也如朱子之訓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皆道問學之
事也求放之工固不外乎博學而廣問也子又何病乎
訓詁家之說哉曰存心致知不可廢一朱夫子之訓也
如訓詁家之言則致知之外不復有存心之工矣夫不

先致知固不知所以存心然心不存而能致其知者亦未之有也朱夫子作大學或問欲以主敬之工補小學之闕而後始從事於格物致知程子教學者且先靜坐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而後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嘗舉以訓學者廖晉卿見朱子問當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久未可讀書且先持敬仔細體認於玉藻九容之訓如訓詁家之言則程朱夫子之所以教人者豈皆在李沛霖汪份之下哉

包揚顯道陸氏之門人而晚學於朱子者也其録朱子

語曰書者溺心志之大穽輯語類者見之大駭曰此非
先生之語也亟削之不載夫顯道之學固未能捨陸氏
也然先生之所不言亦豈敢架虛而肆誣哉孔子曰死
欲速朽喪欲速貧有子始疑其非孔子之言而終乃知
其有爲而發也朱子之言蓋亦有爲而發歟呂子約讀
書而生疾朱子責之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
心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
知有己雖讀得書亦何益耶又曰聖人之書必不至使
人生疾恐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其謂書爲穽亦必爲此
類言耳夫諸子百家之書可以溺人心志者固多矣今

世為攷證之學者名為治聖人之經矣曽不能從容涵泳得之心而體之身屑屑馳騁於名物訓詁之末又且歐一世而趍之終身而不知返使朱夫子見之其不謂之穽也亦幾希矣然顯道之錄是語也不詳本指專標一句其意則固欲為陸氏藉口耳此又不可以不之察也

諸葛武侯觀書獨觀其大義陶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韓退之詩曰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自古豪傑之士固未有溺心于名物詁訓之瑣細者也然學問之道不遺精粗孔子教人學詩亦不廢草木鳥獸之名後之學

者無古人命世之才而遽欲藉口於數公之說亦不免鹵莽之歸矣若余者白首蠹書曾無一斑之窺而一二拈筆亦不足備塾蒙之問難姑存而弗去適以志吾媿耳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漢人諺也或謂垂堂爲踞坐垂足於堂下也垂足堂下未足爲危莊子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足二分垂在外垂堂之垂亦垂在外之垂也蓋謂坐於堂隅而身半出於堂外耳此語刪

何者發問之辭也凡人之問有疑而問者有驚而問者

有恠且怒而問者亦有歎美嗟羨而故爲相問之辭者易曰何天之衢歎其亨通之極也古詩所謂何青青何鬱鬱一何怒一何多之類皆此意也今人釋何爲殊從古字書未嘗有此訓不知其何所本也

知之爲言識也覺也而亦有疑問之義蓋疑問者所以求知也唐人詩有曰花落知多少曰沙場知遠近蓋若曰不知其爲多耶少耶近耶遠耶云耳東坡廬山瀑布詩云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正用此意古人詩往往有云知何處知幾何者蓋此意也

庸之爲言常也唯常然後可久故亦訓爲久易曰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庸之爲常無異義也覆載生成天地之常也仁義禮智人之常也晝明而夜晦春溫而秋肅時之常也飢食而渴飮暑葛而寒裘事之常也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行之常也常之爲德天下之通義也虞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夏書曰師彼天常周書曰克用常人聖人之貴常也如此近世攷證之家乃曰庸常之人君子之所鄙也奈何以爲美名乎古之論道未有不計其功者庸之爲言功也夫論道而先計其功固已非先難後獲之義矣若庸人之稱上世經訓固無是也卽或有之言各有指亦非

所以病中庸之道也令者善也令聞令望令儀令色皆美稱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豈可以此而病仲山甫之令色乎媚者順也詩曰媚茲一人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後世之所謂媚者皆便辟側媚之小人也強者弱之反也俗稱盜賊爲強人苟以庸人之稱而有疑於中庸之義則中立不倚至死不變之強亦將改作究訓耶或欲訓庸爲久而不訓常夫唯常故久不常者不可久也非常之事駭世之行古之人亦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矣然終不可以爲敎於萬世矣

中庸之書專言常道雖上原天命旁及鬼神若極其高遠者然而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常行也故曰道不遠人曰辟若行遠必自迩升高必自卑言為天下國家則反而推之必本乎明善誠身言至德至道則近而求之必主乎敦厚崇禮其始也本乎天命之性其卒也極乎上天之載而其歸之要則不越乎慎獨篤恭其至切且近如是也後之學者乃辟以中庸為窮高極遠之書而求諸滯渺不可測之中是豈子思子名書之意哉中庸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苟如後世之言中庸者則是使讀之者索隱也

先儒謂中庸十一章以上言中庸十九章以上言費隱吾從祖新齋先生獨以爲十二章以下皆言庸行實前人之所未發也蓋君子之道雖極乎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其端則實造乎夫婦之所知所能故費隱之後遂繼以父子君臣兄弟之道推以極乎繼志述事之孝宗廟饗祀之禮是皆人倫之常行也忠恕之德素位之行是皆日用切近之事也十三章旣言君子之道四而即繼之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明君子之道皆庸行也或曰鬼神一章亦可以爲庸行歟曰言鬼神而歸重於祭祀祭祀之敬非庸行乎況中庸言誠始於此章庸

行之所當謹孰有大於誠乎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嘗有兩說以温故敦厚
屬存心以知新崇禮屬致知者中庸章句也以温故知新
與廣大高明為一類以敦厚崇禮與精微中庸為一類
者與王梅溪書也四書章句成於晚年固當以此為定
論然温故知新實皆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皆踐履也自
當屬於尊德性紫陽兩說各有攸當恐不可廢其一也
余嘗以講製文臣條對中庸疑義言古人立言有橫豎
皆合者致廣大盡精微温故知新皆知之事極高明道
中庸敦厚崇禮皆行之事此與章句分屬互為經緯兩

通而不相妨也時余年甫二十四後覺其為僭汰遂不復存其稿

孟子荅公孫丑問曰文王何可當也集註曰當猶敵也蓋公孫丑方有文王不足法之問故孟子極言文王所值時勢之不易而結之曰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言文王之興其難如此其德之盛非後人之所敢敵也其義明白本無難曉而東儒為諺解者以當字屬文王今之說經者皆以為殷道猶未甚衰文王亦未可敵殷失之甚矣今世治經一遵朱子而諺解之與集註異者或捨朱子而從之蓋亦不考之過也

告子篇曰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是之是蓋虛設之辭若曰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而猶不肯為是云爾此說文勢似順而集註未有明文未敢遽貢姑書以俟知者

聖賢之書不可以文辭求也然文章之盛實未有如聖賢之書者至於孟子則開闔奇正萬變悉具後世作者如韓歐三蘇之文其原皆出于此讀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姑舉其一段言之曰魯平公將出則不言其何為而出也及因臧倉之間而曰將見孟子則始知其所為出矣然猶未知其何由而欲見也及樂正子之告孟子也

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則始知其由樂正子之言也
平公之答樂正子也唯曰或告寡人而已不言其爲臧
倉也及樂正子之告孟子也曰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則
樂正子盖已聞臧倉之言矣此盖古人省文之法後世
作家有意省文雖字句矯健而翦截之痕亦不可掩雖
高古如左氏尚不免此至孟子則渾涵汪洋順意成文
略不見有作爲之迹而其妙乃如此此所以爲大賢之
言也歟

我東人才固不能擬中國然風氣晩開醇樸未離學術
無多岐之惑文章無僞體之雜庶幾所謂一道德同風

俗者近世高才之士始或以局守塗轍爲耻稍稍慕中
國之習而其所步趍於中國者不能以宋唐盛際爲準
譚經者唯尚攷證攻文者專取小品視毛奇齡胡渭尊
於程朱而袁宏道錢謙益奪韓歐李杜之席駸駸乎將
不知所底止矣今世之人能有志於談經攻文者固鮮
矣其稍拔乎流俗者又率爲此習所引此亦世道之深
憂也嘗以史官 侍 正廟于淸燕 下教若曰鄕曲
人入京華擧止言語多可笑者然不害其質實可尚若
媚習時樣與京華人無異則非好消息東人之必効中
國亦何以異是哉伊時恭聽尙未免有所蓄疑到今追

惟始知　大聖人深遠之慮出尋常萬萬也

近世爲漢學者率多以古文尚書爲僞古文尚書固可疑也然先聖人格言大訓多在其中列於六經立在學官垂二千歲决不可盡擧而廢之也若周禮一書傳授不明西京諸儒自劉歆以前無一人稱説者經畫制置之間可疑者甚多叅之於今文尚書及孟子左氏又皆柢梧不合而攷證之家不敢一有異議者豈以鄭康成之故歟

周禮制度有决不可施於實用者其大數條如九州分封之率五刑多寡之數鄉遂設官之制余於尚書補傳已

俗言其可疑矣又有傷於義悖於理而不可不辨者聖王之政莫重於教化而教化之所始莫先於婚姻男女之際此二南所以為周家王業之基也周禮媒氏之職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周公之世豈容有此誨淫之政也賢聖之君以禮接下刑不上大夫而條狼氏之誓卿大夫士也鞭管轘戮之刑皆在焉躬行節儉必自上始而周又承殷紂沈酗之後丁寧於彝酒之戒至深切矣而酒正之職王及后之飲酒皆不會寡慾以養壽遠色而貴德自古哲王未有易是者也而天子之嬪御至於百二十人之多鄭氏之注又為分夜進御之說凡十

五日而一徧於百二十一人是使爲萬乘者無一日獨寢之時也欲求其心志之不蕩而疾病之不作也得乎漢武帝見周禮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周禮固無所謂陰謀也然若此類條者恐亦出於戰國之弊政而誣先王之制以自便其私者也

今人率多言論人於酒色之外者此語不見于傳記未知其誰所倡也然爲愛惜人才棄瑕採瑜者言固可也若以是爲縱欲無憚者藉口之資則其流毒亦不細矣余少時嘗與人言及于此余曰古語云論人于酒色之外曷嘗曰論己于酒色之外乎金平仲紹行時在座擊

節曰名言也平仲又嘗曰人有犯色戒者吾固不能盡棄也若自命爲學問之士而不謹于是則餘不足復觀矣余亦深賞其言

金絅行美中者平仲之兄也魁梧長身有氣岸善談論幼有雋才甫五六歲出語輒驚人旣老不遇卒以窮困死時年六十七余幼嘗從之習科體詩聞其語未嘗不聳然尤善面折人見人過不能少涵容人以此亦多嘗謷者久居忠驪間多及見前輩長老每爲余道緖言遺躅亹亹多可聽至激昂淋漓鼓掌大噱往往令一座盡傾其殘也余以詩哭之曰忠原九月旅鴻嘶黃葉青山

奚石溪六十年來奇氣盡堅令衰俗颯然低其二曰卯南尚有朝畊地東野猶傳晚第名誰似蓬茅風雨裡蕭條短幅學生旌其三曰颷發泉流四座傾眼中空盡幾公卿西風萬木荒原路猶似重聞大笑聲石溪美中自號也

美中頗自許才略既老不遇無所試其能人多笑其妄者然嘗與人遊幸州訪權元帥戰地土人為指一高阜美中登其上左右周視曰非用武地也逶迤歷步望見一所曰此可陳矣既至果得白沙所撰戰勝碑亦可見其有蘊抱也

余幼時嘗夢見伏羲彷彿有畫卦狀十六歲夢拜孔子
子方隱几于室中余既拜而復進請敎則戒之曰去爾
之慢與不誠余問易理可識否荅曰用力一歲之冬亦
可識也又問春秋書月日名字果皆有襃貶否曰以爲
一一皆有意者非也謂全無意義者亦非也退見子路
立小軒東北隅欲有所問未果而寤猶歷歷無一語忘
者方是時余新得程朱書玩賾之殆忘寢飡其發於夢
寐者如此及其後漸溺於嗜慾之累至出而仕宦則益
不復夢古人矣今余老白首距宿昔之夢適五十年矣
而慢與不誠之病未有一毫減也嗟乎當誰咎哉

余少時夢中多作詩文既覺不能記一二其可記者又章無意義嘗讀參同契究心丹學屏事澄慮冀有神遇至第七夜夢得十四字曰丹穴金山三十六自（此下郎有字）元氣應同鄉至今莫知為何語也四十餘時夢代陶元亮作訪戴安道詩曰端居扃林扉歲晏積素雪夙聞戴安道抗高在巖穴嚶鳴實相札巾車陵巘孽（首句十字但記其大意若此）唯廿一年前夢得一絕其起句曰雲裏推遷虎裡行萬波唯有一心明其後所值有恰與此語相符者

中國人記我東事往往全失其實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高麗王氏代高氏而立又以高句麗與高麗合為一

國皇明至於我東密近無異內服而其誣尚如此至錢謙益記壬辰東援事譸張顛倒十無一真余作續史略翼箋辨之詳矣近世袁枚小倉山房集自言高麗使臣來購己文其列使臣姓名有吾先人諱字先人以布衣從吾祖考孝安公赴燕未嘗為使臣時亦未嘗知有枚文也近人所撰有名春明叢說者記淅人盧藥林之言其傳吾先人官爵稱號率多非實藥林固與吾先人相好其所傳必不至舛繆若是蓋聽之者不審也吾弟世叔嘗詒書中國人辨其失實未知其果已訂正否也

老子言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是蓋為世俗之厚

自奉養者言也然士君子致身事主固當置死生於度外而苟得其道則身亦未嘗不安區區較計於小利害禍福者未必不反陷於機穽此理甚明顧人為利害之念所蔽而不能察耳記余嘗與李相國性老語時性老新拜相余為誦杜子美贈嚴武詩公若登台輔臨老莫愛身之句相國吟諷良久曰旨哉言乎夫唯莫愛身而後始可以謀身余戲之曰公終不能忘謀身耶此語驟聞雖有獘然細思之亦未嘗不有理也

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出輿入乘命曰招蹷之機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此枚

乘七發之文也凡人之厚於自奉者未始不以此四者
而其所以自戕其生者亦未嘗不以此四者四者之中
唯皓齒蛾眉人猶或知其能傷生其餘則知之者亦鮮
矣至甘脆肥濃則不唯不知其能傷生顧反以為養生
之大用唯恐其不能足也今夫公侯貴人挾纖纊處密
室出則代步雨則御蓋養身之具至周贍也而一得疾
病費藥千金或浹月連年而不能遽起閭里畎畮之氓
犯風露衝寒暑終其身不得少休而時或遇疾不淹日
而告瘳豈唯其筋骸膚革之素彊哉無甘脆肥濃之累
也甘脆肥濃亦未嘗無益于人也食之無時享之無節

停濕于中脾不能運百病之生尠有不自茲祟者及病之既作也動輒慮元氣之不充朝夕攝于口皆向者祟病之物也幸而不至于死尤其能速瘳之不亦難乎而奉身者尚或以滋味之不足為恨可不謂大惑與

薄滋味節嗜慾所以養生也然驟而行之其始也或反有害損權威避勢利所以保家也驟而行之其害尤甚常人之情覩目前之害而不能慮終身之計固宜其滔滔胥溺而不知返也有一親知以嗜酒得疾而一日不飲則疾愈甚余謂之曰子以酒為真能却病乎今酒之入于子咽也子之胸中為之少豁此子所以意其却病

也然不幾日而子之病復如故又安在其能却病也且子不見夫惡濕而居於洿者乎病其冷也灌之以熱湯其始也豈不薰然而作解哉無幾何而其濕益增誰之又灌不至於渾一身濟乎水中不止也又曷若霍然一洗而晞之於煖室乎其人亦稱善然亦不能用也

向余論宋學訓詁之流弊以李沛霖汪份同擧而并譏之然汪與李又不可同日語也汪氏所訂四書雖不免支離破碎之病若其攷核之勤持擇之精逈有非俗儒所及者近世中國專用四書取士治四書者率多為擧業所累聯篇累衮絕少開眼如汪氏之書者豈不足為

錚錚之鐵哉

善乎陸宣公之論用人也曰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夫天之生材曷嘗有擇亦惟人磨勵而興起之如何耳今世用人專尚世閥鄉曲踈賤之人雖奇才茂行無得以自進焉世有能効績樹聲而見稱為名卿材臣者章京華世祿之家也遠方寒門一或少試其不以朴野闒踈見笑者鮮矣於是則又譁然而羣噪曰我國固不得不用世閥耳嗟乎卿相勳舊之裔生長于京輦之下一有才行其勢如登高而伸臂固易以自見也況內而公卿

百執事外而牧伯令長以世閥居之者不啻累百千人抑其中豈或無若而能者哉遠方寒門之士見試於事仕者蓋不能累千而一二其所以見試者亦非能旁求詳擇而拔其尤也即不過梯遷之偶緣事會之適值耳古之抬人誠心求士考言詢行猶但曰拔十得五今既未嘗留意而求之矣偶然而拔之曾未及二三而望其得人亦已難矣若是而曰草野無才愚未敢信也

古書有反覆究繹絕不可曉而因讀它書得其解者此學者所以貴博觀也一蒙士受江贄通鑑節要至賈誼諫許民鑄錢有曰法使民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不解

雇租之義徧問於人無有知者余以意解之曰此必民鑄錢者輸稅于官而後始得無禁如今之輸漁箭鹽盆稅也然攷之漢書及資治通鑑皆無的證終未能釋然也後觀歐陽公文有所謂鐵租者盖弛鐵礦之禁募民使自為利而官收其稅者也乃知所謂雇租者亦如此

呂居仁言治事有涉於權貴者唯當平其心而視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而强拂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而曲從其不曲從也亦但處之如常事事已之後不必復拈出也世之觸迕權貴而取禍者恒由於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耳然所以不欲拈出者亦非為

避禍計也此乃職分之常若以是自謂難能則已自小矣余謂當官處事者雖有大勲勞於國家利澤及於生靈是亦皆職分之所當爲耳若以一二事可免罪咎而有毫髮自多之心則其陋已甚不待其拈出也况其所可媿常多於可免罪咎者耶

易書詩春秋禮樂古之所謂六藝也司馬遷曰六藝於治一也又曰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三年而五經立或言五或言六其以經爲藝均也古稱六藝漢言五經者樂缺而不傳也由漢以前章以儀禮爲禮經周禮表於劉歆禮記

輯于戴聖皆西京之季也自鄭康成并註三禮後世遂以之偕列于經經於是自五而爲七由唐以来益之以孝經論語而經於是爲九或以春秋三傳各爲一經而經又爲十一至宋又益孟子爾雅而十三經之名始立程朱之門表章大學中庸別之於戴記之中以配論語孟子而始有四書之名朱子知漳州刻易書詩春秋及四書我東以是八書取士而應舉者必盡誦詩書及四書至易春秋則許自擇其一故通謂之七書近世不復用春秋故唯以易與書詩爲三經三經四書之稱雖婦人孺子無不習焉則以其用於場屋之故也

我東禮俗有遠過中國者古人以倡優下賤咸服三年之喪閭巷匹婦亦恥再醮之行為華夏之所不及然亦不獨此二者而已良家婦女不出中門與外人接面士大夫家喪祭不用浮屠法僧尼巫覡不敢入都門儒衣冠而出入廛肆者不齒於其類此皆前代所未有不特今之中國也本朝立國專尙儒教為士者非孔孟程朱不敢言至於朱子小學則中國之所未能表章而我

朝則與四書三經幷行于學校蒙士讀書者必先此而後及於它書生負進士之試先令講此而後赴舉至賓試又如之禮俗之度越前古豈無所自而然哉

歐陽公謂曾子固曰爲文勿造語及模擬前人此盖爲
王介甫發也文章如曾王者乃可以此爲戒若新學後
生亦安得不步趍前人也然步趍與模擬又自不同嗚
呼有　明中葉以後三百年文章之弊兩言而盡之如
歐陽子者洵不愧爲百世之文宗矣
古人之文無造語乎曰造語與立言不同達意以言言
自中理前人之所未及發而後之人奉爲典訓若此者
所謂立言也求奇於字句之閒標新於前載之外非理
是主而唯辭之是治此所謂造語也六經四書尚矣雖
戰國策太史公之文亦未有用意於造語者用意於造

語蓋自楊雄始所謂以艱深之文文淺易之語者也韓愈氏雖喜造語然下筆成章自然可誦亦未嘗苦心極力彫巧而鬪險也唯碑誌數篇不免有聱牙此文人習氣不可為後世法者也夫為文章固不可不學韓然韓文之可學者衆矣如曹成王碑孟貞曜誌者雖廢之不讀可也

理勝辭達而昌之以氣此韓愈氏之所以為文宗也至足之餘旁溢為奇其鄰於險怪者時亦有之矣然平原沃野負喬嶽而襟大河者帝王之都也峭壁名巖側足而驥慄者豈人之所常居哉或曰惟陳言之務去非退

之之語乎陳言之去安得不造語也曰子以陳言爲但指古人之已言者而已乎古人之已言者退之固未嘗不用也原人曰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形而上形而下非易之所已言乎答竇秀才書曰稛載而入垂橐而歸垂橐而入稛載而歸非國語之所已言乎對禹問曰又從而爲之辭又從而爲之辭非孟子之所已言乎且不唯退之而已雖三代誥命之文亦未嘗不用古人之所已言也柔遠能邇舜典之文也顧命用之文侯之命又用之矣至於孟子誠身明善一章則上下七句全用中庸之文而未嘗以陳言爲嫌也又何務去

之有然則所謂陳言者果何所指也曰文者達意而已矣古人之言苟可以達吾意則又何不可用之有東京以來爲文者鶩華而衒博凡有所言不務指實輒借古人之文粗可比類者斷章絶句而用之自班固已不免此其論云敞曰清則濯纓何遠之有使不讀孟子者見之不知濯纓之爲何意也其銘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使不讀虞書者見之不知大麓之爲何語也降及齊梁其弊尤甚雖剪綵切玉藻繢滿眼而讀之終篇茫然不可識其何指者滔滔是也剽竊之害一至于斯退之之所務去者此類其尤也

退之之文自碑誌四五篇外章明白易知唯進學解送窮文祭張員外文頗有以煉削見奇者然有韻之作體製固不同也至柳子厚則刻意造語篇篇皆然歐蘇以後此習一埽而文氣又不免稍弱矣余嘗謂文章有才有氣亦有力才無古今而力則有之氣則可養而力不可强三代尚矣秦漢之文士與韓柳二子皆能擧千勻之㨖者也秦漢之士談笑而擧之退之則莊色矜容歛襟而擧之矣至於子厚喘息流汗而呼耶許矣若歐蘇者亦幾乎談笑而擧之矣然其所擧者則非千勻也

退之平生無一陳言唯祭文數篇頗近俗下而祭裵太

常文尤甚方苞以為衆人同祭之文非專出於退之者似得其實唯送陳秀才序有曰吾嘗折肱者蓋以經歷為折肱用左氏三折肱為良醫之語真陳言也豈少時之作淘汰未盡者歟六一集中亦絶無陳言唯思穎集序有曰庶倦飛之翩然後知還不唯犯陳言之誡辭理亦不相續殆未可曉其所以也

六朝人才大率多雜梁陳以後尤瑣瑣無足譏者余於南北史中得魏長賢虞荔二人庶幾所謂太冬之松栢焉魏長賢當北齊昏亂之時宗黨顯赫皆居要地而超然長往獨潔其身讀其答人一書殆欲與延叔堅爭席

其文醇雅有氣亦六朝之所未有也虞荔爲陳寶應所
逼白刃在前矢志彌堅及其全身而歸也優遊寵辱之
外人無得以疵纇加焉曾子固所稱風雨如晦鷄鳴不
已者非斯人而疇歟長賢之子徵荔之子世南爲唐宗
臣名績彪炳視前人不啻有光矣然其出處大節恐亦
未能及前人也王珪之祖僧辯爲梁盡節卒以身殉其
子頍佐漢王諒亦死於義擧即珪之父也僧辯之事人
皆知之頍則不免與叛臣同科而珪乃大顯于唐蘇子
瞻曰有其實而辭其名者有後信哉
古人之文固有似造語者然直冩其意中之所存特不

襲前人耳非有意於造語也退之則有意於造語矣然
亦未嘗務為嶮恠也如百孔千瘡单獨一身牢不可破
等語今皆為村巷俚談婦孺之所能曉解其始則未嘗
非造語也
文以達意為主意以當理為貴理者無古今之異者也
用古人之語而可以達吾意則用古語可也苟吾意之
所欲言而古人有未及言者則造語亦可也用古人之
語而改其字以求新陋莫甚焉世常以宋祁新唐書迅霆
拚聰之語為笑柄然揚子雲柳子厚皆未免此曾子固
文章最醇而其與時宰書有曰刑置不以者謂刑措不

用也韓歐則豈有是哉然子固此文盖亦其少作也
劉潤村稱海棠無香曾子固不能詩然子固詩亦有佳句如金地夜寒銷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之類清婉可喜特不多耳余嘗遊安邊之鶴浦見海畔沙上多海棠花嗅之殊有香仍作一絶曰去歲曾觀子固詩玉人金地倚芳姿渚清沙白花登路又見海棠香滿枝花登者濵海地名也
古人能文者未有必工詩柳子厚所謂比興著述罕有兼焉者是也自韓柳以後文人集中未有無詩者然唐之李習之近世之方苞無一篇傳世不害其為作者也

以余所及見申宛邱（大羽字儀甫）文章不媿古人而其集不載一首詩宛丘非不能詩者蓋欲致專於所長此所以能爲古文也

近時作家有古人典則者余及見二人申宛邱俞著菴是也宛丘刻畫先秦以國語穀梁爲準則而雜出於蕭選姚粹之間著菴則宗法歐蘇得其神髓而往往旁溢爲諧笑怒罵之辭亦不失規矱至其四言詩爾雅嫣健殆非唐以後人語也著菴文未有全本其初集若干卷爲手編續集四卷則多衰耄後作又雜以語錄之體未經持擇者宛邱文刪爲二卷去取頗嚴仲子大諫（綽以）

八分書之長子衛率縉季子知樞納手自校訂其鋟粹印裝無一假工人者尒世所希有也

余未弱冠有以余所為文示著菴俞文漢嵒字汝成者俞丈大驚曰老夫不覺膝屈矣及為外邑歷謁吾王考孝安公問余所在欲相見余適它出不果其後遂不及一面可恨也宛邱季子受之屢與余為僚相好因獲識宛邱亦嘗論文字宛邱家法甚可敬三子皆恂恂孝謹灑掃歛燭盥漱之具皆躬之不使僕御季子為觀察使猶親供厠籌也仲子大諫赴文科覆試甫出闈聞親有疾時宛邱方就養于季子任所比馳至已不及見顏色矣昶

括之日捷報踵至沒身以為至恨屢除官至下大夫一未嘗束帶從仕受之自旣孤後亦罕至都下昆季三人恒相會湛樂其文章皆有家風世稱為詩禮故家者鮮有及之受之始登第以能誦三經受知我 正廟屢褒殊奬余嘗與書叔正語稱受之文學叔正曰君未見其兩兄耳

范文正公言吾遇夜就寢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酣寢不然則終夕不能安國語載敬姜之言曰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安古之君子雖在宵寐之中未有弛其自治之功者也余少每就枕邪妄不

經之念雜然而興雖欲強制而不可得輒嘿誦古書以勝之迨則神氣嗒然臥輒成眠不復有宄念然時或輒醒不免有乘隙而萌者思古人之語未嘗不自媿也

傳記所載有往往誣人於暗昧者如陶侃八翼之夢朱夫子亦辨之矣夢寐之事不可以爲證於人固也幃幄密勿之言房室幽獨之行苟無實跡之明著又孰能證之劉因詩曰紀載從來易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有味哉言乎褚遂良之譖劉洎證於許敬宗之言其爲誣固審矣李吉甫之譖鄭絪見於李絳論事錄李絳忠直非誣人者也然吉甫

以大逆之罪誣近侍之臣受誣者寵遇如舊而吉甫之要任亦終其身不少替也以憲宗之英明有是理乎宋仁宗時程琳獻武氏七廟圖于章獻后仁宗每言琳心行不佳然琳竟大用位兼將相琳於當時未嘗有大勲勞也苟知其心之不正又何為而任用之至此耶紀是事者言琳嘗密獻人不知也人之所不知者紀是事者又何從而知之又言歐陽公受潤筆帛五千匹為作碑誌極其稱道歐陽公平生行己具有本末又豈肯以貨賄而曲筆者耶唐宋野史雜取傳聞其失實者甚多載張詠在陳州聞丁謂逐寇準召富民賭博强賣田宅為

自汚避禍計以史攷之當謂之逐冠公也張公卒已久矣

野史之不可盡信固也若國乘與家牒則宜在所可信矣家牒未必無私言也其出於賢子弟者宜可信也國乘亦未必無失實也其紀章奏公牘者則宜可信也張魏公家狀南軒所撰也朱子據之以作行狀及後見實錄始覺其有爽語頗悔之趙忠簡公鼎家請銘于朱子朱子旣許之矣及閱其家狀則凡張公狀中所紀張公之所謀畫建樹皆以爲出於趙公張公狀中頗詆趙公之失策而趙公之狀則皆移諸張公朱子遂辭不作家

牒果可盡信乎 正廟時嘗令史官考 肅廟時上
慈殿徽號事堂后日記載一相臣請上號之議而實錄
則言其立異於 上號二者皆國史也嗚呼此古人所
以慎於作史也而况於從數百千載之後執斷簡搜隻
字而遷欲論人之心術乎
君子立論當先觀其用意之所主東坡作武王論肆口
放言幾乎無忌憚矣而君子尚或恕之王安石作伯夷
論援据經傳亦庶幾鑿鑿有證矣而君子不取焉者以
其無意于名教也朱子於湯武之事未嘗有異論也然
門人有言及此者輒荅之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

味也其微意亦可見矣
歐陽公作歸田錄不書人過惡曰職非史官而擿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嗚呼此眞君子之言也孔子舉君子所惡以稱人之惡者爲首夫與人語無故而擧人之短齗齗不休者決非有德之人也君子當遠之有一種人喜談閨閫陰私證成人闇昧之過者尤當掩耳而不聽愼不可與之交一語也
孔子曰君子聞人言之善則脤小人聞人言之善則不信也余嘗自爲樂聞人言之善然聞稱譽人者或有常情所不能及處則輒不免然疑于中每思聖言爲之懍

然

稱人之惡者可惡也面諛于人者可悪也稱人之惡以為諛人之資者又可惡之尤也嘗見人為官者歷舉前政之失以顯其能心頗薄之及己居官人或稱它人之短以形余長者往往有悅聽意既而則未嘗不瞿然反省也夫人之長短固其所自知也然有直舉其短者則外雖推服鮮有不拂然于其中者有溢言其長者則外雖遜避鮮有不忻然于其中者嗟呼此諛言之所以進而直士之所以日遠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怨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居高位者當三復斯言

溫公通鑑為史家之祖去取之際尤精審有體正統予奪之外殆無毫髮遺憾然猶恨其取小說瑣記太多不能無真偽之相雜也小說野乘多採傳聞又往往以愛憎之私叅于其間而一登正史遂成金石垂之千載無復異辭其無實而攘美者猶不害為善善寧過之義其不幸而見誣者將無以自脫其惡名此誠不可以不審也孔叢子後世偽書也孔䄅孔臧之事皆見採於通鑑至新序所載鮑白令之事獨不見收豈以新序不足信歟新序為劉向所作其紀戰國春秋時事固多失實若秦漢之際相去不遠宜亦不至如孔叢子之作偽也自古敢

言之士稱汲黯朱雲為首然漢代人主幸能容諫未有如始皇之暴悍者且其言雖直亦有如令之之凜然畧無忌諱也令之之事卓絶古今固不可以無傳也而始皇之寛假不罪亦可見英雄作事有過人者又烏可不表而出之哉

宋仁宗慶曆中杜祁公衍為相韓范富諸公皆為執政一時賢俊方蔚然登進蘇舜欽祁公女婿也在館職與同館諸僚會飲有王益柔者文康公曙之子冦莱公之外孫也時亦與會醉作傲歌有周公孔子驅為奴之句於是王拱辰張方平等爭起攻之欲加以重辟韓魏公

為上言曰今西方用兵天下多事而諸人曾無一獻替乃連章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矣事遂少觧而與會者皆斥逐不得用杜公亦不安其位而范富諸賢相繼免去拱辰喜曰一網打盡矣後之讀史者無不為宋朝惜而以攻益柔者為邪黨張方平以薦引老蘇之故雖為東坡兄弟所推重而尚論者終莫之與也君子論人先觀其用心之如何攻益柔者其心不在於益柔而在於杜韓諸賢此所以不免於邪黨之目歟然益柔身為儒者而肆侮周孔至發於翰墨之間其罷固不可不論也特不當因此而波及於諸賢耳益柔後官至龍圖直

學士邵康節司馬温公皆與之遊頗有稱許之辭蓋亦
巳自革其少年狂悖之習矣
富文忠之父呂文穆蒙正之客也文忠少亦遊呂公之
門而呂公之從子夷簡當國秉政富公不爲之少屈范
文正爲夷簡所逐富公救之於是一時士大夫不黨於
呂則從於范兮朋相攻至久未巳歐陽文忠公亦攻呂
者也然其晚年上疏薦賢士則以夷簡之子公著爲首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言公與呂公懽然相約戮力
平賊范公之子純仁削之曰先人未嘗與呂氏解仇也
其雖夷簡也亦深矣而純仁公著當哲宗之初同心輔

治世言元祐名臣者未嘗不以呂正獻范忠宣并稱爲古之君子其用心唯在於社稷生靈而不參以一人一家之私其取人先觀其宅心制行而不以一議論之同異爲嚮背夫如是朋黨之禍何自而有雖或有之又豈至歷數百年而不解哉

李相國性老始拜相嘗從容訪余所當務者余曰時務之要愚不敢知也古大臣之職以格君爲先其次則以人事君是二者公自度能行之乎相國稱善而已居未久相國屢上章力求解職竟退處西樞余往賀之相國語余曰吾平生不甚讀性理書及忝輔相始取性理大

全論臣道治道者闕之又觀伊川易傳乃知今日為相者唯有去耳相國既閒居取經傳及先儒氏所論分學問出處格君仁民四類大抵皆關於輔相之事者凡十四冊名之曰廣補自警編嗟乎亦可謂有志矣

冬日之短夏日之永固人所共知而不疑也然方其指期而有待也唯患冬日之太長及其刻限而趨事也唯恐夏日之太促意有所係則境為之移矣今夫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其昭然而易見必不能若日晷之長短也天下之持衡而司契者求其心之無所係亦寡矣又何怪夫天下之不治也善夫劉伯溫之言曰宰相者治

然無心而以天下之心為心者也
聞人之善而不信孔子以為小人孟子曰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可信也又安用察孔孟
之訓得無有不同與聞人之惡則信之聞人之善而不
信者其心之於忠厚也亦遠矣聖人之所深惡也若衆
好之而必察衆惡之而必察者固吾夫子之所嘗言也
是則亦孟子之言也何不同之有
自古以夙慧稱者衆矣未有如蔡伯希之早者伯希生
宋真宗時甫四歲能誦詩百餘篇召試拜祕書正字其
後至哲宗之末得年八十餘而卒然官不甚顯亦無它

可稱述者豈所謂兒時了了長未必了了者歟古稱夙
就者或以文藝或以辯智尠有以節義見者唯李翺所
述高愍女七歲能殉國家之難為古今所未聞弘光時
諸生有夏存古者年十七以義舉死有文集四卷其詩
文皆忼慨激昂有文山正氣歌之遺所為大哀賦縱橫
博贍辭采偉麗庾子山不能過也夫以十七歲之少而
有文章如是之富亦已難矣又況兼之以節義乎存古
名完淳

近世叢書有名藝海珠塵者裒古今書籍罕傳於世而
卷裒不多者凡百餘種如鄭玄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顏師古匡謬正俗為漢唐古書者寥寥總一二部餘大抵皆近年人所作披沙揀金往往有得然亦絕少矣唯夏完淳王澐二集極有可觀淸初以詩文名者無慮累數十家澐不與焉然其詩實淸婉紆餘絕不爲明季噍殺之音可尙也其論當世人物極詆錢謙益殆令無容身地亦公議也

有李美者乾隆時諸生也居在遼左嘗手寫古人詩文凡六十卷以贈我東奉使者余猶及見其書始自上古迄于淸初皆世所罕留也弘光以後遺民逸士感憤悲吒之辭亦往往在其中或至有直斥夷虜者略不諱忌

淸之得天下已百餘年矣以文字觸諱而罹禍如呂留良潘檉章戴名世陸生柟者亦不爲不多矣而草野韋布之中尚不能帖其心而拑其口使其混一之初即用中國文物而鮮辮髮龍袞黻冕以與天下共禮樂者豈有是哉

余在楸廬嘗誦宋人詩曰千里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尚若能聞而喜之書于小冊子又請兒詩句可書者余爲誦白香山詩曰名爲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若能又書之余又誦邵堯夫詩數句則曰皆已書之矣又誦陸務觀人誰敢侮讀書士天不能窮力穡

家之句若能曰此詩有夸矜意不足書也余旣屛居不與人往還唯若能數數来訪来輒留數十日不去年且八十好學不衰數月之間講易論語大學中庸講孟子至告子上篇而疾作不旬日而棄我逝余自是遂不復有童釋交矣悲夫

胡三省資治通鑑註贍而不蕪核而有體間以議論深切事情而不詭於正註家之所罕有也顧編褒甚繁不能無一二訛錯近世有作胡註擧正者余未及見也然其所誤在字句名物之間者亦不必深卞唯論後周宇文孝伯事囙句讀少訛而使古人受誣於千載註書之

不可不慎也如是哉宇文周武帝之時命太子闡巡撫西土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軍還軌等言之于帝帝怒杖太子後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太子卽位問寵臣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鬚事軌由是見殺而孝伯亦不免溫公通鑑因北史之文而刪潤之曰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烏丸軌卽王軌也胡氏誤以烏丸軌爲句斷而讀宇文孝伯字於下句之上遂注其下曰宇文孝

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宇文
孝伯旣見囚或謂曰必不免禍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
老母地下有先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
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周主之初立也誣其叔父
齊王憲以謀反欲除之孝伯極諫及將殺孝伯託以憲
事讓孝伯孝伯曰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
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夫孝
伯之忠如此而曾謂其陷人以求免耶
胡氏注通鑑以姨兄為妻兄内弟為妻弟爾雅曰妻之
姊妹同出為姨詩所謂邢侯之姨是也後世遂以母之

姊妹爲姨母謂其爲父之姨也姨母之子爲姨兄弟爾雅又言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豈有以妻之兄弟而稱爲姨兄內弟者乎此雖名物小誤而倫屬所繫亦不容無辨也

蕭至忠少有重名及爲相黨于太平公主出入其家宋璟嘗在途見至忠出自主門舉策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遂策馬疾去非所望於蕭傅潘岳西征賦語善乎宋生之言潘岳秋興賦語也蓋唐人習文選如今攻科藝者誦唐音人人熟知故舉此以相酬對時人錄之亦以爲韻談通鑑俗本誤以蕭傅作蕭君

而綱目亦因之遂索然不復見本意矣朱夫子書中識知鷹有附䝉胄之黨者曰非所望於蕭傅正用此語而綱目之誤不見是正此亦朱子不及見綱目成書之一證也

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此元次山詩也余甚愛其言每爲人誦之或曰孱弱者何以能正直余曰此其所以尤不可不勉於正直也屈已而忍詢權宜以濟事古之人亦有行之者矣然必剛强有力者行之而後庶可有成非孱弱者之所能辦也獨立乎羣枉之中委蛇宛轉不露圭角而皭然能不受玷汚者固大人君子之事也

孱弱者効之則鮮有不被人牵挽而失其守矣故曰孱
弱者尤不可不勉於正直也
孩提先入之言往往爲平生之用古人慎蒙養有以也
余弟時在先祖妣側祖妣常喜觀諺飜女四書及自警
編余始學諺字亦時時竊覽之自警編載宋李昉爲相
時人有求薦用者可從則峻辭拒之後竟見用不可則
以温言荅之或問其故則曰官爵國家之公器人臣豈
可以爲私恩若不可用者既不能從又無遜辭取怨之
道也余見之甚喜其言以爲可師法余性又柔懦不能
面斥人人有請託雖甚不可者始則常微婉其語以應

之徐乃略示其本意聽者或不識以爲余不甚拒之也
及後失望其怨愈甚余亦屢悔之而終不能盡改也余
七歲時見先君子手抄古人語作一冊有曰避色如避
仇余問色者何所謂也先君子曰如娼妓美女者是也
余自後見女妓必疾走避之及壯亦頗多慾而至娼妓
則終不許媟近蒙養之不可不慎也如此今人於襁褓
兒童不先以義方之訓曰其年尚多姑非所急也街衢
鄙俗非禮之語不令禁止曰其年尚多姑無害也是殆
賊夫子者也
均之爲過也大過之後受之以坎陷曰物不可以終過

小過之後受之以旣濟曰有過物者必濟何也曰物禁太盛大過者近於太盛也均之爲進也晉之進也則曰進必有所傷而承之以明夷漸之進也則曰進必有所歸得其所歸者必大而承之以歸妹與豐何也曰晉者進之猛也漸者進之徐也晉之先也有大壯以壯而進者也漸之先也有艮由止而進者也由止而進進又不亟其進也固宜無咎旣壯矣而又進不止安往而不見傷哉

孝廟初元潛谷金公爲相愼獨金文敬公長銓部文敬公言卿大夫之列方乏材請命大臣陞擢其可用者金

公上劄子言爵祿者人主之柄也大臣雖以人事君亦
只當加望進擬以待 天點而已若直請陞擢是侵人
主之柄也遂不果行 英廟初首相光佐請擢亞卿二
人為正二品吳命峻以憲長劾之以為 國朝三百年
所未有之舉及丹巖閔文忠公入秉勻軸朝廷善類經
辛丑壬寅之禍在卿列者無幾公大加蒐用一日之內
以亞卿擬正卿之望者十人而亦未敢直請陞擢也中
年以後始因 特詢稍稍有請擢者然率不過一二人
正卿尤不多近歲則視陞擢為常事一舉至五六人或
經年不行則人徃徃恠之至加望則絶無復舉議者十

餘年前厪一有之世已喧然指爲異事也

余待罪政府二歲有半承乏行首揆之事亦二十月矣

未嘗爲國家進一賢士絀一不肖吏也未嘗爲百姓

興一利除一害也今既得罪去位矣而乃欲呫呫然開

喙於當世利病是誠不識人間有羞恥者也以故雖閒

居散筆一字不敢及時務非唯不敢及時務亦不敢一

語及民隱誠自娓也朱夫子與袁機仲書語及辭官之

意曰使某一出作吏所著書必不暇成假使得成人必

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余旣得位而不能試

矣雖復欲有言得乎

余在政府時甞屢陳簽軍之弊令郡邑大加厘剔竟不見實効人或言今日軍弊譬之病則膏肓也雖岐扁無以措手唯盡罷軍伍所捧錢布略加田賦每一結但收錢二百以爲募士養兵之費有餘矣余謂此說固善然農者天下之本有國者所當首恤也今罷軍伍所捧而移之於田賦得無重困農民乎議者又謂今日應軍伍之役者皆農民之至無告者也一人輒應數人之役多者至七八雖竭一歲之收無以充其半此逃散所以益多而田野所以益荒也若移之田賦則多田者所納亦多多田者率富豪之家也移農民之苦而均之於富豪

有何不可且富豪之損百緡豈足抵殘民口中之一飯哉余心亦不以爲不可而顧時勢有不可輕議於更張遂鄭重不敢發然一二郡邑亦已有便宜行之者西路尤多而小民皆以爲便云

蔡九峯未嘗爲朱子婿余前已辨之矣然葱湯麥飯之詩俗皆傳以爲朱子詩偶閱陳繼儒讀書鏡言江西廿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者甚衆其徒有爲行臺御史者來謁于家設饌唯葱湯麥飯口占一詩云葱湯麥飯毋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乃知世俗所謂朱子詩者因此而傳譌也其訛自

蔣一葵堯山堂記始堯山堂紀載古人事紕繆甚多不足據以爲信也

漢文帝時欲定樂律求知古樂者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自文侯之卒至文帝之初約二百餘歲桓温平蜀得一老兵嘗在諸葛武侯麾下者問武侯時事對曰武侯亦無完異人者唯事事穩耳自武侯之沒至晋穆帝時亦百餘年矣論者或疑其非實然今世亦有類此者咸興人姓李者不知其年旣老爲人家傭保歷見其五世又能言白沙李文忠公北謫及壬辰倭寇時事皆二百餘歲前也人皆呼之爲李三百爲官于北及奉使者多

見之余獨未及焉今已沒數歲云

世謂莊子多寓言固也然戰國諸子率多寓言且多承

傳聞之訛其流至漢世猶然劉向新序以孫叔敖令尹

子西司馬子反昭奚恤并爲一時之人楚莊王時進諫

者引吳殺伍子胥之事以爲誡時世之顚倒至此其它

又可知也資治通鑑據孔叢子載子思居衛事在周安

王時上距吾夫子卽槤已八十餘歲世遂謂子思壽百

餘歲然孔叢子本僞書未足信也司馬遷書據歷代牒

記金匱石室之藏寂稱信史然滑稽傳謂齊威王後二

百餘年楚有優孟是以春秋之初爲戰國之後也時世

先後至易辨者也其牴牾猶若是而況於其他乎余故謂戰國諸子之所稱引皆未可盡信不獨莊子而已也

史記載秦以前事多出於戰國雜記其舛謬固衆矣若本記年表所載年代系序則一本於歷代牒記不參以野聞雖明著如羿浞篡竊之事亦不敢書可謂至慎重矣余故嘗謂史遷得春秋之法春秋所書皆國史簡策之所載也天王之崩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所共聞也然而不載於簡策則聖人亦不敢以傳聞而書之此所以傳信於萬世而無疑也史遷之爲本記年表蓋得此意故曰本記年表之年代系序最可信也

或疑遷史夏本紀及三代世表不一及羿浞事但曰仲康崩相立相崩少康立而已以帝王世紀及皇極經世紀年攷之后羿簒相之後承以寒浞凡六十年而後少康始復禹績審有是也又豈或不載於牒記乎三古之事類多傳譌漢武帝將作太初曆徵天下能爲曆筭者上推前代曆紀有張壽王者亦能言曆上書言周不代殷殷紂之後有驪山女代爲天子而後始繼以周詔諸生與之詰問壽王以妄言獲罪周漢之相去未甚遠也猶有異說若此夏之於周比周之於漢尤遠矣安知羿浞之非如驪山女也曰羿浞之事見於虞箴備於左氏

屢登於屈子之騷虞箴則武王時太史辛甲之作也其
與野人無稽之說亦異矣邃古傳記殘缺不完史遷之
不載於紀表以其年代之無明據耳及吳世家載伍子
胥語亦明著羿浞之事固不疑其虛妄也若經世諸書
所紀年次亦未可盡據爲信夫浞之惡稔矣少康之年
亦老矣豈能忞忞愓日而待六十年之久哉
委巷匹庶之中未嘗無異才也其能以學行文章自表
于世者固不爲不多矣以余所目見亦往往有粥粥若
無能而能通老師名儒之所不能解者人固未可輕也
余童子時讀論語爲政篇有門下客一人來聽之曰聖

人辭不迫切豈𠕋以人之父母比於犬馬乎其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謂犬禦盜馬乘載皆能有養人之功也其曰不敬何以別乎者謂爲人子者若能養而不能敬則亦無以自別於犬馬也余時甚駭之後見古註已有爲是說者蓋與之暗合也惜時尚努不能記其姓名矣邊鎭邠者行伍中人也頗能言文字余嘗爲序其晩悔稿屢與余言辨經史疑義往往多可採余皆忘之獨記讀貨殖傳推埋去就爲推理去就耳貨殖傳雖載曲叔掘冢之事然亦不應汎論古人致富之術而遽及於推埋且其上下文理全不相應其謂推理之誤誠有見

也日知錄言椎埋當作推移

余甫踰五十得風疾口眼偏喎後雖少愈乍觸風輒瞤瞤欲再發胷腹四支皆浮高膈下有積氣捫之如覆梳勺水不能下小便祕結服滑石木通皆不効沈維新勸余以菖蒲省摩搔痛處聞者皆笑以為迂試行之數日覺有微驗遂擦臍腹下半日小水通利如常時於是又專摩膈下每晨起在枕上以千遍為率滿數而後起未十日積氣已不知所在矣疾既良已余亦少倦然覺膓胃間有微滯則輒復行之或遇風不可避則就受風處痛擦之卽無害余自得風疾後雖盛暑不敢當窓牖而

望其後歷燕薊三千餘里涉曠野登絶巘騁目四遐豁然無障而不復有纖芥之患者菖蒲省之力也省者俗稱蓋古所謂刷也方言呼之如䔢音余每舉此以語人人罕有信者俞叅判應煥爲余言此方本吾所傳也吾居湖西時見一人病且瀕殆遇一異僧敎以此方未幾而脫然遂以是活人於幾危者數矣凡外感六氣痰飮積聚瘧痢瘡癰諸奇疾無不可治吾得是四十年至今康彊實多賴是力云

余在丙舍見燕子日來銜泥棲壁間綢繆相望有奴毁之曰是能引蛇余謂燕巢固常近人未聞以燕故羅蛇

患也遂禁毋得毀仍作詩有操鳥許呢喃之句莊生有
言鳥莫知於鷾鴯又言東海有鳥其名曰意怠説者俱
以爲燕也然莊於意怠則曰引援而飛進不敢爲前退
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皆不類所謂燕者且
燕之所處不獨在東海也於鷾鴯則曰目之所不宜處
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是
則與燕子有微相類者燕巢常近人而亦不爲害於人
其辟患也誠知矣然使不遇余亦幾不能完其巢矣撑
地而處豈不難哉或曰燕子小而白腹其差大而腹有
黴赤者鳴暮也非燕也然攷許浚東醫寶鑑諸譯以紫

胎而小者爲諸飛謂之越燕以胎斑黑聲大者爲鳴幕謂之胡鷰其爲燕則一也

世以墓廬爲丙舍特襲用鍾繇帖中語耳今余所寓舍直先塋之巳地巳丙相通因宜稱丙舍

古人論道之語各有所指苟執其一字一句之同異以相駮難則雖聖人之訓亦將不勝其窒礙矣中和之分屬於未發已發既有中庸之成訓矣而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程子曰性卽理也而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天性也而程子曰性中曷嘗有孝悌來墨子兼愛孟子以爲無父而張子曰愛必兼愛苟不各原其意之所指則其不以爲矛

盾者鮮矣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人性之貴於物古今未嘗有異論也朱子亦曰仁義禮知之粹然者豈物之所得而全哉而於中庸則曰人物之性亦吾之性此所謂各有所指也後之學者不悟其本乃欲執其一而攻其一吾懼其徒勞而無益也朱子曰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又曰愛惡哀樂是仁義七情於四端横貫而過者也退溪李先生謂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蓋本乎朱子也栗谷李先生曰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其善者而目爲四端非

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此亦本乎朱子者也栗谷先生之言曰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此數言者可謂析之極其精而合之盡其大雖紫陽復起不能易也然退溪先生之意盖亦有所指而言不可以不之察但謂之互發則或恐未穩於名言終未免有弟子之惑耳

性命之原理氣之奧天下之至難窮者也雖孔氏之門人亦不得以遽聞雖程朱子之言亦不能無異同之不一也而况於後學乎博觀愼思以待其自得可也隨聲憑臆執一說而攻一說多見其僭汰而躐等而已說者

恒以爲性命理氣學問之大原爲學而不先其本可乎
夫論語二十篇學者求道之準的也顧未甞數數於性
命至理氣則初未有一言及也豈吾夫子之教人故欲
其舍本而趍末乎歐陽子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龜山
楊氏擧孟子之說以斥之斥之誠是也然孟子之所以
教人欲使之自知其本性之善而擴充其仁義禮知之
端而已七篇之中亦未甞一言及乎萬物一原之體太
極陰陽渾融之玅也
性命理氣之與非初學者之所遽及也則吾儒之所異
於俗學者果安在也曰凡論語二十篇之所載皆是也

夫以七十子之才日摳衣于聖人之門而性與天道之精微猶未嘗數數及焉然則師弟子之間朝夕切劘而不倦者果何事也成周樂正之教以禮樂詩書爲四術而夫子之所雅言亦不外乎詩書執禮然四術之中其繫於人道者禮爲尤重而學者之習之也其節文度數爲尤難七十子之從聖人蓋未嘗一日不矻矻于是也故雖在羈旅患難之中行道造次之際猶且習之于大樹之下蓋揖拜進退之容俯仰疾徐之節無一而非學者之所盡心不獨如後世講禮者難疑徃復于筆舌之間而已其視夫空談性命渺茫而不可稽者果何如哉

夫聖人教人皆實事也言之可聽而無以證其實者聖人蓋罕及也大學之說格致也不曰理而曰物古之人其亦有所慮者哉

茶者一草之名也而東方之人指藥料之微煎者皆曰茶薏苡者一穀之名也而東方之人稱煮粥稍稠而無粒者皆曰薏苡故有生薑茶橘皮茶蜀黍薏苡葛粉薏苡之名是因名之失其實者也然沿而成習亦未有害於事者若麪者小麥屑之名也醫家書言忌鷄豬酒麪者皆指小麥而言蓋以小麥性熱且微毒也今人以蕎麥麪之擣合成條圓細如繩絲而浸諸羹湯俗呼爲掬

手者謂之麪故忌麪者皆不食之而至小麥麪之煎爲餅餌堄爲餛飩者反不知禁若是者名之失實而害于事者也本草有所謂索餅者盖今之掏手也其法用麪作細條引之如綫本用小麥爲之今人常食者大抵皆蕎麥也

性命理氣之說非學者之先務也然今世之人有能講性命理氣之說者愼不可非而沮之也今世之不講於聖人之學也久矣有能爲是說者是亦有意於吾儒之事者也又可以非沮之乎余嘗謂矯情徇命而自托於學問者固君子之所不與也然在往世則可亦而在今世則不可往世之爲學者名與利或傳焉矯僞之弊亦

固所不免也今世之以學爲耻也亦久矣父禁其子兄戒其弟步趨譚議少異於俗朋譏曹咲求容其身之不能何名之可干何利之可覬余故曰今世之士有能從事於學問者是必有爲己務實之志者也愼不可以矯僞斥也

人之性有相反而可以相資者人之議論好尙有絶不相同而亦可以相取爲用者所貴乎大人者以其能兼收而并容也若以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當而遽擯之不與則天下之可用者少矣使吾所主者幸而皆得其正也其量則亦已狹矣况未必皆正耶余嘗愛金德叟

詩曰峽水清勍野水渾相逢鬬作老龍喧長江大有包容力携到滄溟不見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釋之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夫必習其事而後可以謂之學學射而不手執弓矢學稼而不躳服畎畝語人曰我學射矣知支左而屈右我學稼矣知春畊而秋穫人必莫之信也靡靡誦詩書之文剽講性命之說而自謂學聖人之道亦何以異是哉今人但知探討辨難之爲學而鮮能知習其事之爲學平居談說出神入眇而求其實則漠焉不可見亦無怪乎流俗詬笑也

蘇子瞻嘗論畫竹曰予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夫空談其所以然之理而未嘗驗之於實行者雖了然於胸中亦未可謂之學也

或曰竆其理而不習其事子以爲未足言學矣然君子之學也非獨於細節已也非獨於常事已也盖將以任天下之大事應天下之大變無往而不得其宜也天下事有出於倉猝而不慮者亦多矣又安得事事而習之我曰是固然矣天下之事雖非倉猝而不慮者亦安得

事事而習之哉習之於小而其大者可推也習之於常而其變者可通也譬之讀書字字而問之句句焉受之數十卷之後不復待師長苟能精百餘卷也則雖遇平生未見之書亦可以沛然而無窒矣且臨大事應大變者固患其理之不明而尤患於其心之不定一朝倉皇方寸失守雖平日熟講而無疑者鮮有不顚倒而迷繆是以君子平居燕處肅然凝神不以喜怒撓其中不以耆慾蕩其眞雖投閒伺隙萬端膠擾而吾之湛然者恒自若也不習乎此而能臨大事應大變者吾未之敢信也夫行三軍之衆者必養之於無事之時而後可以用

之於有事之日子思子之戒慎恐懼孟子之求放心程
夫子主一無適之敬是皆臨大事應大變者之養兵也

鶴岡散筆卷之二終